

一部建设和谐文化的力作！



张
丽

著

YAN LI
LI

「缘」是关系的意思。

建立关系称为结缘，

彼此曾有交涉的关系称为有缘，

自利利他的关系称为善缘，

不涉私欲的关系称为净缘，

造成众多的善缘与净缘，称为广结善缘。



中央编译出版社
CCCTP Central Compilation & Translation Press

来结缘吧！
你将与其中角色有缘……

本书是一部二十二集电视连续剧的文学本。

读者可以在书中找到适合自己饰演的角色，

登录同乐图书网·善缘社区（网址：<http://www.tlbook.net>）报名，

您就有可能成为这部电视连续剧的演员。

善

缘

张 丽 著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善缘/张丽著—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1

ISBN 7-80211-300-8

I. 善... II. 张... III. 电视文学剧本—中国—当代

IV. J23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01891 号

善 缘

出版发行: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 址:北京西单西斜街 36 号(100032)

电 话:(010)66509360 66509366(编辑部)

(010)66509364(发行部)

(010)66509618(读者服务部)

网 址:<http://www.cctpbook.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爱思济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字 数:338 千字

印 张:20

版 次:2007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38.00 元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北京建元律师事务所 首席顾问律师 鲁哈达

序

随着电脑的普及程度不断提高，板卡插拔已逐渐变成绝大多数人排除电脑故障的常规手段，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掌握更进一步的电脑硬件维修技术。而近年出版电脑硬件芯片级维修技术的书籍比较少，这主要是一些专业的维修人员对其维修技术保密所致。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邀请了硬件维修专业技术人员以及培训学校教师共同编写了本套硬件工程师维修技能实训丛书。为完全掌握硬件芯片级维修技能提供了全套解决方案。

本丛书突出技能实训，以就业为导向，涵盖了当前电脑硬件维修领域的大部分课程，可帮助读者有效地提升硬件维修技能，并成为专业维修人员。

丛书特点

本丛书的主要特点是：

- 通俗易懂，由浅入深，重点突出，操作步骤清晰，可操作性强。
- 与实践紧密结合，列举了大量维修案例，总结了实践中故障检修流程及诊断方法。
- 配有大量的动手实践内容。
- 独创电路原理图与实物图对照学习法，让人一目了然，轻松掌握电脑硬件专业维修技能。
- 作者从事多年专业教学，并在电脑硬件维修领域工作多年，丰富的教学实践和维修经验，保证了本套书的质量。

丛书组成

本丛书包括以下7个分册：

《主板维修技能实训》：全面介绍了主板的维修方法、主板的开机电路、供电电路、时钟电路、复位电路等主板几大电路的电路分析、检测、维修等内容。

《硬盘维修技能实训》：全面介绍了硬盘的常见故障维修、硬盘坏道修复、硬盘控制电路故障检修、硬盘盘体故障检修、硬盘磁头故障检修和硬盘数据恢复技巧等内容。

《显示器维修技能实训》：全面介绍了显示器的维修方法、显示器的电源电路检修、显示器行扫描电路检修、显示器场扫描电路检修、显示器的控制电路检修、显示器的视频电路检修和液晶显示器检修等内容。

《笔记本电脑维修技能实训》：全面介绍了笔记本电脑的结构、笔记本电脑的配置方法、笔记本电脑的测试维修、笔记本电脑的网络连接方案、笔记本电脑的拆装技巧、笔记本电脑的升级方法和笔记本电脑的维修等内容。

《打印机维修技能实训》：全面介绍了针式打印机故障检修、喷墨打印机故障检修、激光打印机故障检修、各种打印机日常维护和常见故障检修案例等。

《复印机维修技能实训》：全面介绍了复印机的维修方法、复印机的机械传动系统检修、电器控制系统检修、定影部件检修和分离机构检修、日常维护等内容。

《数码设备维修技能实训》：全面介绍了 MP3/MP4、U 盘、数码相机和数码摄像机的维修方法和故障检修等内容。

读者对象

本丛书主要是为大专院校、培训机构、职业学校/技校、电脑维修技术人员、企业/学校电脑维护人员、电脑售后服务人员、电脑硬件维修爱好者、电脑使用者编写的，目的是作为教材或学习用书，让他们系统地掌握电脑硬件维修的相关知识，通过详细的案例、维修流程、维修故障分析和实物图使读者掌握电脑硬件维修方法，并逐步引导读者掌握电脑硬件专业维修技能。

愿凝聚着十几位作者和编辑的汗水和心血的《计算机硬件工程师维修技能实训》丛书能帮你走向成功之路。

联系 E-mail: wjinzhu2000@163.com

编者

2006年10月



第一集

入夜，蒙蒙细雨敲打着水泥路面，孙海江同妻子撑着一把花伞，埋头急匆匆地向火车站赶去。泥水溅在他们的皮鞋上、裤管上，夫妻俩互相抱怨着、心疼着他们的新皮鞋和新衣裤。

在雨雾中，火车站的灯光已近在咫尺。

冲进候车室，孙海江拍打完衣裤、跺了跺脚，接过妻子手中的黑皮包，不耐烦地催促着她道：“回吧！回吧！”

妻：车还没来呢！把你送上车，俺再回。

夫：那你坐着别动，我到那边看看，就回来。

妻子警觉地看着他的背影，哼了一声。不大一会儿，孙海江笑嘻嘻地返回。妻子“蹭”地从长椅上站起。

妻愠怒地喝道：“拿出来！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九九！”

夫：什么呀？什么也没有！

妻一把撩开他的衣襟，露出别在腰带里的一个袖珍型“XO”酒瓶。妻子一把夺过来，斥责：“你个死鬼！逮机会就灌猫尿儿！猫尿儿一下肚，就鬼迷三倒儿地净误事！这趟上北京，你可得记住，谁灌你，都别喝！”一扭耳朵：“记住了吗？”

夫：记——住——啦——快放手！快放手！火车进站啦——

孙海江抓过黑皮包，“快回吧！快回吧！”匆匆过检票口，冲向站台。

这是一个小站，黑黝黝的火车缓缓进站，下来三五乘客，在夜雨中踌躇。大钟正好敲响夜里12点。

火车在此只停留两分钟。孙海江大步跨上车厢连接处，还未站稳脚，火车就呼哧喘息着离了车站。

软卧车厢过道的灯及时地亮着，他很容易地找到了自己的车厢号。拉开





门，包厢里已经有三个人，有两个好像都迷迷糊糊地睡着。左边下铺是一位女记者模样的乘客没有睡，正在读一本杂志。她的上铺是一位男士，正呼呼大睡。右边下铺是一位头发花白的老教授模样的人，头枕得高高的，半睡半醒，眯着眼，看了看刚走进来的孙海江。

空着的上铺，便是孙海江的了。他麻利地脱了新皮鞋，爬到上铺，把西服上衣小心地脱下挂在衣架上。他感到很累很累，加之又是深夜，头一挨枕头，便呼呼大睡过去。

一阵异味充斥包厢。先是女记者捂着鼻口，上下四处寻望，眼光落在孙海江的穿着蓝色厚袜子的双脚上。那双脚伸在外面，汗臭气熏天。

老教授好像也闻到了这味道，起身坐了起来，皱着眉直摇头。

女记者索性起身披了外套，拉开包厢门，走到过道上，坐到了边座上。

紧接着，那老教授也起身来到过道上，坐了下来。

不多时，里面左边上铺那个先生也翻身起来，声音很大地叫道：“娘哎！这老伙计真长了一双举世无双的大臭脚，膻羊肉味儿！娘哎！俺可受不了啦！”他“呼”地从上铺跳下来，光着袜底踩在地毯上，大呼小叫地在过道里喊起来：“列车员——列车员——列车员快过来——”

一位年轻的女列车员应声从车厢那头跑过来。

列车员：发生什么事啦？发生什么事啦？

男乘客：没法睡觉！没法睡觉！

列车员：究竟发生什么事啦？

女列车员一边问着一边走近这个包厢，突然用手捂住鼻子，明白过来怎么回事儿了。

半条过道都飘着孙海江那“膻羊肉味儿”的脚臭气。

女列车员不一会儿就又回来了。她用手拍拍孙海江。孙海江睁开朦朦胧胧的眼睛。

孙海江：查票？俺有！

列车员：起来，起来。去，把你的脚和袜子洗洗干净再回来睡。这是香皂，多擦点！

孙海江坐起来，一眼看到包厢里空了。“到站啦？娘哎！俺睡死啦！”他一边自言自语，一边快速抓起枕头底下的黑皮包，纵身跳到地上。探头一看，同车厢的三个人都坐在过道里，这才明白为什么女列车员叫自己去洗脚，脸顿时红了，点头哈腰地往外走。

孙海江：对不起，伙计。俺这就去洗脚。

女列车员：一块香皂够吗？



孙海江走到洗手间，把袜子脱下洗了洗，最后连拖鞋带脚丫儿“咯吱咯吱”洗了个痛快！

回到包房，在门口，他重又对着大家点头哈腰一番，跳上铺去，又接着睡去。

过道上的三个人也相继回到包厢中，各自躺下准备睡去。他们折腾了个把小时，也有些疲劳了。

不到3分钟，三个人重又坐起来，大眼儿瞪小眼儿。怎么，包厢中仍旧有臭味儿。

三个人的眼光不约而同地落在了孙海江那双脱在地毯上的新皮鞋。从那里依旧发出难闻的臭味儿。

女记者无奈，抓起枕巾，盖到那皮鞋上，用两个指头捏着提到包厢外的过道上。另两个乘客会心地笑笑，非常赞同似地，然后各自睡去。

火车徐徐停在济南车站，天已拂晓。旅客们起得早的各个包厢已有响动。老教授最先起身，摸包，找洗漱用具。

老教授：（大叫）天哪——我的包不见了！我的皮箱也不见啦——

孙海江一个鲤鱼翻身，伸手朝枕头底下摸去，小小的黑皮包尚在，脸上露出庆幸的笑意。

女记者：不好！我的手提包也不见啦——还有我的外套——

下铺两位在一阵乱翻之后，绝望地跌坐在床上。火车开始起动。三人的目光一齐向左方上铺望去。

空荡荡。床上那位男士已不见了踪影，只剩被子鼓鼓的一条。

孙海江这位胶东大汉，历来是侠骨热肠，一遇到什么事，决不会袖手旁观。他从上铺跳下来，粗着嗓门喊：“停车——快叫火车停下来——肯定是那小子干的！一定是从济南站下了车！咱们下去追！一定追得上！”他又赤脚踩在地毯上，头伸出包厢车门，大喊：“列车员——列车员——快抓小偷——小偷下车走啦——来人哪——来人哪——”

他边喊着，边俯身在地毯上四处找寻他的鞋子：俺的皮鞋呢？糟啦！俺的皮鞋哪去了？

女列车员过来了。

女列车员：怎么了？你们又怎么了？昨天夜里就闹腾，这一大早的，又是你们这个包厢大喊大吵的。出什么事啦？

女记者：我们的包不见啦！

老教授：

列车员：你的包也丢了吗？（对孙海江）



孙海江：俺的包没丢……俺的鞋丢了。

三名乘客：（齐声地）一定是下车那个人！

列车员：他是刚从济南站下去的。噢，对了，他好像是手上拎了大小几个包……怎么，你们都睡得那么沉？连有人下车都不知道？

女记者：哎哟！昨天夜里……（用眼瞅了瞅孙海江）没睡好……真倒霉！

老教授：我现在倒好了，钱包、证件、药瓶子都在那只皮箱里，还有我家门的钥匙……

女记者：我更是丢了个干净！连外套上衣口袋里的车票号码牌也被他拿走了。

孙海江：俺虽说没丢钱，衬衫带了一件换洗的，可俺，鞋子就脚下这一双啊！总不能让俺赤着脚板进北京啊！

女列车员弯腰从床铺底下掏出一双蓝色塑料拖鞋，往他脚边一丢：“穿这个吧。底儿也够厚，好在不是大冬天。”

女记者歉意地说：“不好意思啊，这位先生。昨天晚上，是我把你的鞋……嗯……拿到过道上的……味儿实在太大……”

孙海江瞪大眼：“你！……俺那双鞋是名牌，叫什么……皮皮胆……”

女记者笑了：“是皮尔·卡丹！跟你的西服配套的！”

孙海江：花了俺……连衣服带鞋子好几千块呢！俺的娘哎！俺没招谁，没惹谁，好端端的大牌皮鞋……便宜了那小偷！他还挺识货的！

女记者：等到了北京，我买一双赔你。都怪我……

孙海江：不能怪你。就是放在里边，他不照样也得给划拉走吗？

这时，车里广播着请旅客到餐车用早餐。女记者和老教授都低着头不作声了。孙海江大嗓门儿一亮：“好在俺的钱没丢。俺请二位吃早饭。”

女记者：不用了，不用了，到北京再说吧。你自己去吃，把你的包带好。

老教授：

孙海江：一起去吃，一起去吃。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

两位还是客气不肯去。孙海江火了：“你们这是瞧不起俺！（一拍黑皮包）俺这里装了5万块……”

女记者赶紧制止他：“别嚷！别嚷！小心又被人盯上。这位先生，出门在外，别这么实在。小偷遍地都是。得小心提防才是啊！”





老教授：是啊！是啊！我一辈子小心谨慎，坐火车、坐飞机，还从没被人偷抢过呢！都怪我这后半夜睡得太沉了，不然，不可能什么声音也听不见。

孙海江：还不是嘛！还是因为俺这臭汗脚影响了你们休息。俺老婆说，俺这臭脚味儿挺独特，越臭说明身体越没病！走吧，俺们一块去餐车吃早饭！

看那两位还是忸怩客气，孙海江不由分说，背上黑皮包，腾出两手，一手抓了一个，劲儿很大，拖着两人就去了餐厅。那两位乘客都被这位山东大汉感动了。

女记者：早就欣赏山东人的豪爽，今儿遇见你这位先生，真真领略了山东汉子的义气！来，拿着，这是我的名片。以后来北京，就给我打电话。

孙海江：（迅速擦了擦双手，站起身，哈了哈腰，十分恭敬地双手接过名片）谢谢！谢谢！《新世界市场报》……记者……孙喆……一家子！一家子！我叫孙海江！一笔写不出俩孙！孙记者，你们的报纸登广告不？俺是做海产品生意的！俺在老家有两个加工厂。俺加工的梅花参，质量一流！不是俺自己吹呢！这东西利润很大，七八百元一斤呢。俺这次上北京，就是想在首都建立自己的销售公司。俺懂加工，不懂得把买卖做大，做好。俺得雇大学生给俺干！博士生、留学生，愿给俺出力的，俺都亏待不了！除了高工资，俺还请他们到俺老家那里去落户。俺们村很欢迎呢……

孙喆惊得瞪大眼睛，忍住笑：到你们村落户？

孙海江：没错！俺村棒得很！前面是海，后面是山，顺着山坡，俺们盖了66栋小洋楼，三层的！知道吗？三层的！照着青岛那些海滨小楼的模样盖的，又省钱又美观，那美景——好家伙，赶得上小青岛啦！

孙喆：听你这么一描述，我都想去你们村落户了！

孙海江：欢迎！欢迎！你这个大记者能看上俺们渔岛山村，俺们还能不欢迎吗？俺大哥原来在军区就干过记者，转业回来当支书，把俺大队搞得像个小城市。外国游人也来俺们那儿旅游。俺们村现在有100多家企业和加工厂，酒店、旅馆无数，现今又兴起什么茶吧、音乐吧、咖啡吧等等，像舞



厅呀、迪厅呀，已经不新鲜啦！今春又开始建高尔夫球场，那些韩国人说是周末就坐飞机过这边打高尔夫球！

老教授：嗯，现在农村的变化很大啊！党的政策正确，市场经济搞活了，国民经济飞速发展。城里人到乡村去居住、去工作绝对是国家经济发达的表现呢！

孙海江：老同志，您是在哪里工作？

老教授：我原来在大学教历史，前年退下来了。我这次来胶东，是看望二女儿的。她留学回国后，自己跑到胶东开了一大片农场，有好几百亩地，种植、养殖、搞农业科学实验，完全实行了自动化管理！这不，写信让我和老伴到农场住一段时间，我们一开春就去了农场，住了两个月，老伴抓了50只鸡，20只鸽子养了起来，说什么也不回北京了，舍不得她的小鸡崽儿，还盼着秋天下蛋呢！这不，叫我回来把家里的事情处理一下再回去。老伴还给我布置了一大堆任务，派我去农科院了解各种新研究出的良种，带回农场去种。

孙 喆：老年人真的很喜欢过田园生活。我爸爸妈妈生前也是这样，就是过不惯城市生活。反正啊，农民生活城市化，城市居民居住郊区化越来越普遍，也是经济发达、富裕的表现。在西方国家，有钱人都在乡村购买别墅。到了周末，家家小车一开，就去乡下度假休闲了。听说那些爱面子的法国人更有意思，如果自己还没有财力在乡村买别墅，怕别人瞧不起，一到周末就关门堵窗，大小帘子遮得死死的，一家人躲在屋内不露面，装出已经去乡下别墅的样子。

聊着天儿，三人吃完了早餐，一起回到了包厢。老教授和女记者再次说着感激的话语。

火车很快停进了北京站。孙喆因车票被偷，要留在车上，等着跟列车长一起出站才行。她非常客气地同孙海江道别，并一再嘱咐，如果他在北京遇到麻烦事，别忘了去找她。

临下车，孙海江还掏了一张百元钞票给孙记者：“拿着，出门可以打出租车。”

孙 喆：（十分感动地）留下手机号码，我一定还你。我还欠你一双名牌皮鞋呢！





孙海江一边“不用啦——不用啦——再见!”一边喊着，一边随着下车的拥挤人群走出很远。老教授一下火车，在站台上就被儿子儿媳接着了。他刚想最后一次向孙海江道谢，却发现那热心肠儿的胶东大汉已在人海中淹没。

这边，却说孙海江夹着黑皮包，西装领带，却趿拉着双拖鞋，迈着阔步走出检票口，还没等辨出东南西北，就只听耳边吵吵嚷嚷地围上一大堆女人，老的、中的、少的都有。

衣襟被人扯着，领带也被人拽上了，两只衣袖差点被人撕下来，居然还有一只黄不拉叽的手拉住了他的皮带头儿，就差捋头发、揪耳朵啦!

“高级宾馆，100元一位，包早餐——”

“豪华饭店，80元一位，包三餐——”

“便民旅社，50元一位，全方位服务——”

“四合院——四合院——30元住一位，免费喝北京啤酒——”

孙海江就这样被五六个妇女拉扯着，一会儿向左，一会儿向右，一会儿原地打转儿，真正地找不着北了。他双手紧紧护住黑皮包。

“谁家?谁家?刚才谁说免费喝啤酒来着?”他大着嗓门儿。总得找一家住下来，何况还有一家能解决他那时刻往嗓子眼儿上蹿的酒虫儿。

一位红衣女孩儿尖声叫道：“是我们——四合院，便宜，管酒菜——”

孙海江：有烧酒吗?

红衣女：烧……烧……可以烧，还可以冰……

孙海江：嗨!你烧什么烧，连这个也不懂!烧酒就是白干儿!

红衣女满脸涨红，翻着眼珠儿，结结巴巴：“白……干儿……”

孙海江：白干儿!就是白酒!

红衣女：有有有!二锅头!大瓶小瓶都管喝!

孙海江：那就上你们那个四合院儿!

红衣女：听到了吗?听到了吗?你们都松开手!这人归我了!

红衣女手推脚踹，拼了全力帮孙海江突出重围。有个大嫂死抓住孙海江的右胳膊，最后一个撒开去，临了，还狠狠地拧了他的胳膊一把，疼得孙海江嗷嗷叫了两声。

就这样，他衣衫凌乱，领带被扯到脖子后头，像海军帽上的飘带忽忽拉拉、随风飘荡，皮带头在小肚前方扫来扫去，趿拉着拖鞋，被红衣女扯着一只衣服袖子，别提有多狼狈地在人群中穿梭向前，冲锋陷阵似地朝前闯。

红衣女披散着长发，瞪着血红的眼睛，用劲地抓住孙海江的衣袖，生怕这高大的“战利品”瞬间溜掉似的，身子呈虾状奋力向前，向前!

终于，他们冲到一辆破旧的面包车旁，车门是开着的，红衣女将孙海江



往车里狠劲推，挺大的一个活人卡住了。原来里面至少挤进了十几个人，一直挤到车门口，再挤进一个都很困难了，所以，孙海江只能上身探进来，屁股撅在外面，搁不进去了。

红衣女一边喊着：“往里动动！动一下儿！”然后瞅准了，斜着身，一膀子将孙海江搁在外面的大屁股扛了进去。紧接着车门哗啦一声关上。红衣女一拍车身：“走啦——”，车子就晃晃悠悠冲上了街心大道。

孙海江蹲在车内，上身只能趴在一个打工者模样的年轻人身上。那人穿着很旧的衣服，但挺干净，一看也是第一次进北京，傻傻地睁着一双小眼睛，躲躲闪闪不敢正眼看人。孙海江窝了一肚子火。自己走南闯北，虽说第一次上北京，但其他大城市也闯过不少，哪受过这种待遇？刚想同司机理论几句，坐在后面的几个小伙子一齐冲他来了。他明白，这车里至少有5名是车主的打手。反正已经上了“贼船”，先忍了吧。

大概开了一个多小时，破面包车在听起来快要散了架子的状况下戛然停住了。

一车人逃出车门。孙海江站直腰，深深吸了几口气：“哎哟，俺的娘哎，憋死俺了！”突然，他的眼前清晰地呈现出一派破败的景象——两排破旧的小平房，房顶是灰色的薄石棉瓦，以两侧低矮的破砖墙连接，看上去像养牛棚一样简陋。这哪里是四合院？上当了！上当了！

这时，有五六名乘客也发现上了当，大家一起吵嚷起来。

孙海江：你们这是干啥？骗人？！

乘客甲：这是什么鬼地方？

乘客乙：这里已经是郊区了！你们是开黑店的吧？

孙海江：送我们回火车站？你们的人可说是住四合院！

大家随他一起吵吵起来，要求司机立刻把他们再拉回市里去。七八名彪形汉子冲了过来，摆出一副要打架的阵势。其中一个光头胖子，肩宽能扛一扇门，腿粗犹如大酒桶，大吼一声，电闪雷劈般地震慑于众。

光头胖子：闭嘴！谁敢再吵吵，老子立刻叫他人间蒸发！回去，哪有那么轻松？先赔车钱，一人一百元，快点！拿来啊！

孙海江：是你们骗了俺们，凭什么赔你车钱？应该赔偿俺们损失的是你们！

光头胖子：你小子够胆儿！找抽啊！

孙海江：怎么着，想打架？没听说山东人打架不要命？！来呀，试巴试巴？

光头胖子：哟嚯！还真来了个不怕挨修理的！



说着，他敞开衣衫，挽挽袖子，一步一步逼过来。其他打手紧跟在他身后逼过来。

孙海江一手抱紧皮包，另一只手紧紧攥成拳头，准备迎战。他身旁的几个乘客一看这阵势，早吓得躲在一边了。正当两边要交手的一霎那间，只听有人喝道：

“住手！有什么大不了的，非要大动干戈不可？”

喊话的人是个四十多岁的男子，精瘦精瘦的，一口地道的北京话，穿一身休闲运动装，运动鞋，快步从平房的一座小红门里走了出来，径直走到虎视眈眈的对峙方中间，堆起满脸笑容：

“哥们儿！哥们儿！别这样！好商量，好商量！我们在城中心……噢，在前门楼子附近是有十几个四合院，可惜都住满了。谁知道快过‘五一’节，外地来京的游客会这么多？先委屈各位一夜吧。如果不想住，明天我们有车再把各位拉到城里。今天已经不早了，等把你们送回去，赶上傍晚堵车，得俩小时呢！天黑以后，哪个宾馆也不会有空床位的。你们都是外地人，两眼一摸黑儿的……啊？今天先住下来吧，我们已经给大家准备了酒菜，马上就可以进餐厅用餐了……”他欠欠身，伸出手示意请客人入住，脸上依旧堆满笑意。

所有的旅客你看着我，我看着你，不知该留还是走。

光头胖子也堆起满脸奸笑：“这是我们陆经理。刚才陆经理说了，不想住，不满意，明天再离开嘛！我们包接包送。今天先住下来，每位连住宿费、饭费、车费，先交80元。80元不多吧？在市里，有些旅店还不如我们这儿条件好，那一晚上都得180元！”

陆经理看大家呆立不动，就主动朝孙海江走去，亲热地拍拍他的肩膀：“哥儿们儿，刚才听您说话的口音像是山东人，胶东人吧？伙计！好啊！山东人豪爽！好汉哪！今晚我请哥儿们儿喝酒！”

“不，俺请！”说出这句话，孙海江突然觉得自己不知哪根神经出了问题，接下来居然帮着对方说话了：“大家先住下来再说吧，人家陆经理不是说了吗，城里的四合院住满客了，谁还不兴许有个特殊情况？出门在外，能将就将就，也别伤了和气。”

陆经理：哎，还是这位大哥明理儿！肯定是走南闯北做买卖的吧？

见多识广！见多识广！

其他旅客都没有再吱声的了，乖乖地跟着光头胖子进到一个简陋的厅堂里去交费。

两排大房间，前面一排有个前台大厅，有一个只有两把理发椅、五六平



方米的小理发馆，门上居然挂着“夜来香发廊”的招牌，里面站着一个妖冶的“女理发师”，冲着过往的客人媚笑着。在发廊旁边，还有一间同样五六平方米大的小屋，挂了草席的帘子，里面也只能摆两套小小的方桌椅，门口赫然一块王老五式的菜馆木牌，竟然写着“卡萨布兰卡茶吧”几个绿色油漆描的字，下面一排白色油漆的英文缩写字母。

孙海江摇摇头，自言自语道：“真行，北京人，到底是北京人……还‘卡萨布兰卡’呢！俺家养鸽子玩的房子也比它大几倍。”

一间间平房，里边三张床位，有台好旧的电视机，三张破椅子，被褥也还算干净。孙海江刚放下皮包，想洗把脸去，见房间又进来两位旅客，便放弃了洗漱的念头，把自己的黑皮包紧紧地护在胸前。

陆经理找过来了：“哥们儿，走，喝几盅去。”

孙海江：走吧，俺正好饿了。

陆经理：去餐厅吧！喝白的？还是啤的？全都免费喝。

孙海江：要造就造白的，啤的不带劲！白的来劲，可劲儿造！

陆经理：那就来二锅头，最够劲了！今天喝它个痛快！

一听喝酒，孙海江浑身细胞活跃得超速，脚底溜轻，跟在陆经理身后就进了一间小餐厅内。里面已经摆上了4盘凉菜，4大瓶二锅头酒。

陆经理：咱们不去大餐厅。单独喝。

孙海江：单练？老伙计，真有你的。论喝酒，是俺的最强项，你行吗？

陆经理：别以为你们山东人是酒桌好汉！我在西藏当过兵，喝过大碗的烈性酒，再说了，我从小是二锅头泡出来的。咱这旅馆，天天的东西南北中，各路精英汇集，我天天跟他们玩高科技，各种尖端喝法都练过，还没有人能把我从酒桌上掀下去——

孙海江：好！俺喝酒就怕遇不着对手，扫兴。俺也是复员兵。当兵没出山东，在要塞当了三年炊事兵。

陆经理：谁说不是。您还别说，我就喜欢跟山东人喝酒，实在！那真叫一个爽！东北人、西北人、新疆人还有蒙古族人，都比不过你们山东人，实在加热心肠儿！再说咱们都是行伍出身！

孙海江：咋个造法？

陆经理：我陪人喝酒，不管面前几个强敌，都是先用盅、后用杯，接着用嘴对瓶吹，一圈儿下来，桌上基本没人啦。



孙海江：哈哈！这算什么？俺那个地场喝酒，那都是用海碗。上去就用大海碗造！

陆经理：今天咱们就用大海碗造！4瓶够不够？不够，再来几瓶。

孙海江：4瓶？不够，不够！

两人落座后，孙海江把黑皮包随手放在自己坐的椅子上，人坐好后，黑皮包就挤在屁股和椅背之间。

陆经理：噯，叫两个小姐来陪酒怎么样？

孙海江：噯，不用，不用。小姐陪酒，在俺那地场早过时了。俺们胶东人不跟老娘们儿喝酒。

陆经理：不是老娘们儿，是小娘们儿。

孙海江：管她是老娘们儿还是小娘们儿，统统不能上酒桌。

陆经理：干喝？

孙海江：干喝！老爷们儿喝酒痛快！敞开儿造呗。

陆经理：来吧。这里有大号玻璃杯，一瓶酒正好倒两杯，平啦！这不比你们的海碗少盛吧？

孙海江：够意思，够意思。举杯，干！

每人一大杯，很快见了底。陆经理兴致很高，两眼放光，起身又开了一瓶。

陆经理：怎么样？老北京的二锅头？

孙海江：行！够劲儿！不过俺还是稀罕家乡的高粱酒！等过几天，俺在北京支起公司来，就叫老家发它几箱高粱酒过来，俺请老哥尝试尝试，你肯定叫好儿！

陆经理：你要在北京支公司？搞什么买卖？

孙海江：海产品。干的鲜的都能干。

陆经理：行！北京这儿海鲜、海产品都挺俏。等你干起来，我这边有不少朋友都是干饮食服务业的，给你拉点基本客户，你先站住脚，慢慢找大户、干市场。我这附近房子多的是，很便宜，可以给你做仓库，城里好多老板都在这边租大库，很便宜的。

孙海江：啊呀，老哥……咱俩到底谁大？俺今年刚好40岁。

陆经理：那么你得叫我大哥，我已经41了。

孙海江：好啊！大哥！今儿能在这认识你真是俺的福份！看得出，你也是热心肠！俺来北京，咱俩喝得是第一桌酒，交的是第一个朋友！缘份啊！缘份！不分贵贱一碗酒啊！缘份！



陆经理：缘份！酒逢知己千杯少！你在城里物色办公地点，起照办公司什么的，有用得着我的地方，大哥我不遗余力呀！

孙海江：谢谢大哥！来，俺敬您一杯！这杯酒下去，小弟就事事听您的了！

两人越喝越投机，不知不觉过了晚上10点钟了。四瓶二锅头楞是没挡住，两人依旧意犹未尽。

陆经理：再要两瓶！（起身出去，不一会儿又举着两瓶二锅头回来了。）来，来，来，今晚不喝醉了，不走……不走！

孙海江：大哥，大哥，俺领教了您的海量。不过今晚就打住吧，天太晚了，嫂子是不是还在家等着您呢？

陆经理：嫂子……没有嫂子喽……我这个人啊，就恨女人管我喝酒！先后两个老婆，都没斗过我，自己跑了。唉，提起这结婚又离婚，我是很受伤啊！不管怎样，我现在的日子，是顿顿有酒，谁的脸子也不用看，潇洒得很哟！

孙海江：女人都这毛病！俺那个老婆不是省油的灯！这回俺自己上北京，她非要跟着，俺说先来找房子，等安顿好了再接她过来。等房子找好了，俺也不忙着接她过来……

陆经理：老弟呀，以后大哥教你几招儿。对付女人，大哥比你有经验。两个最泼皮的都被我打败了，哭着喊着回了娘家。咱现在都快修炼成酒神仙了。

孙海江：大哥，您真行！俺那个婆娘长得俊，十里八乡的有名；可她的厉害，也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俺一喝酒，她就骂俺，一骂就是几个小时，连一口水都不喝。俺想起来，这头就大了。她要是个哑吧该多好！

陆经理：女人嘛，不能跟她硬来。我第一个老婆是全区有名的运动员，篮球教练，身高力大，动武的，我根本不是她的对手，我就跟她耍无赖。有一次我喝醉了，被朋友横着抬回家，刚醒过来，就发现她把我裹在床单里，在胳肢窝下夹着往外走。我问她这是要干什么去，她说要把我送火葬场火化了去！天哪！她谋杀亲夫啊！

孙海江：娘哎！北京女人可真够厉害的。你吓破胆儿了吧？

陆经理：我吓什么吓？我以毒攻毒，半夜里装神弄鬼捉弄她。

孙海江：真的？快说给俺听听。俺也想试试这法儿。

陆经理：我等她放下我来，先是装死，任她怎么拍、怎么叫也不睁